

◎心海华章

那年 在延安一个小礼堂里

□袁学骏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大诗人贺敬之曾经在《回延安》中如此激动地写道。

我和许多文友也都像那些曾经在延安生活战斗过的先辈们一样向往延安，因为那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之一，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地方。

十几年前，为了在西柏坡再建一个廉政教育馆，上级派我们十几人到延安参观考察。这样我就实现了去延安的愿望。我们在大山环抱的延安，参观了许多革命遗址，也来到杨家岭一个绿色山坡前面的小礼堂。里面摆着一排排的长条椅，正前方有一张桌子，格局干净而朴素，像西柏坡那个餐厅改造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厅。这就是1942年5月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演讲地，心中便激动起来，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崇敬感和亲切感油然而生。

这篇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不知道学习过多少次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胸襟宽广，高瞻远瞩，却又那么深入浅出，处处妙语惊人，曾经征服了80多位在场的聆听者和一代代万千阅读者。至今，其中有些名言已经印在我的脑海，有些警句已经融入我的骨骼。

我站在那张讲桌前，如当年一位幸运的聆听者，却又没有带着笔记本快速地做记录。但似乎看见毛主席正在做着手势，亲切地侃侃而谈，向我们阐述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和工作对象问题，解释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大众化，批评一些人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是“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

此时，同去的伙伴们看我全神贯注的样子，就问我怎么了，我这才回过神来说，正在听毛主席演讲呢。他们先是笑了，然后也马上严肃起来。要按行程离开这篇重要讲话的诞生地了，心中有些不舍，但不得不随着团队离去。心里说，有机会我一定还要来这里聆听的！

5月23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的日子，我立刻想到了这篇在抗战中诞生的理论著作的重大现实意义，想到了那些不会过时的至理名言，想到了延安那个余音绕梁的小礼堂。虽然暂时不能再前往，但写下这段文字以示纪念。

◎四季如歌

耕种梦想 播撒希望

□王淑芹

连那报农时、催农事的布谷鸟都知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确，这是个有点忙乱的节气，有芒的麦类等夏熟作物要收，有芒的稻子等秋收作物要种，春种的庄稼也要管，这三夏大忙天，从南到北可是都在忙收忙种了。布谷鸟是人们夏日生活的背景音乐。在这悠扬的背景音乐中，人们起劲儿地忙着，似乎忘却了日晒之苦，芒刺之痛；在这悠扬的背景音乐中，人们在这片土地上不懈地守望着，守望着故乡和田园，守望着成熟和麦香，守望着土地的厚重和无私，也守望着内心深处那质朴的梦想和愿望。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长江中下游地区要进入梅雨季了，一幅清新秀美的烟雨图卷又将在江南铺展。人们在劳作之余，青梅佐酒，静听梅霖，便是最惬意的休憩和消遣。麦香四溢的芒种意味着一个过程的结束，也意味着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我们读懂了芒种，明白了应时而为、把握时机的重要；我们适时而作，收获成熟，耕种梦想，更播撒希望。看吧，万顷麦浪刚被收进粮仓，田野上又长满了茁壮的新秧。

燕趙風

曹若葱 题



遥望花木

□寄 平

大山里有个小村叫花木，你说这名字多喜兴。

这个小山村就是藏在太行山深处的石家庄市平山县观音堂乡花木村。提起这个村，我仿佛看到了绿树杂陈，感到了冬暖夏凉。同时，我会联想到蓝天、白云、青春、兴旺这些词汇，脑海里也立马涌现出一个山清水秀、寥廓江天的美好画卷。

文友们从花木旅行回城，没有一个不夸它的。他们有的让我看手机里存的图片，有的给我播放自拍的小视频，大家抢着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花木的美，不用美颜，原汁原味，景自天成。”我理解这些文友们的心，他们大多是农家子弟，年轻时像羽毛丰满的小鸟，恨不得飞得越高越远越好。等看够了外面的花花世界，晚年回到自己的老窝，看茅屋顶上袅绕的炊烟、弯弯小路匆匆归牧的牛羊，乡亲们随便的穿衣打扮，都成了他们眼中最美的风景！

虽然经常想到花木、提到花木，也有当地在外工作的朋友向我细说花木，更有村党支部书记向我描述花木的明天。但花木在我心中，却始终有着解不开的谜团，吸引我去更深入地感知它。是因为花木处偏僻，远离尘嚣，恬淡、幽静才变得如此神秘了吗？有这个原因，但又不全是。

花木村，你为什么叫花木呢？是历史上曾经花木葱茏吗？我感觉大体靠谱。史书记载，古时的太行山，树木丛生、百草丰茂，花木村作为太行山深处人类聚集地，肯定明山秀水、草木繁盛，聚村取名花木，显得诗情而浪漫。至于其他文化学者的什么说法，我从内心不愿意接受。

抗战期间，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曾经与八路军并肩战斗在太行山上。在平山工作时，他曾住过的村庄有蛟潭庄、洪子店、北苍蝇沟、王家坪、龙窝、常峪、御河河、上柳、下柳、花木等十几个村。但我看一些历史资料和将士回忆录，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外国友人写得最多最细致的是花木村。他们为什么对花木印象这么深刻呢？我在苦苦寻求历史答案。

从地理位置看，花木村远离交通干道和大的集镇，重山环抱，林木茂密，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谷中，是一个非常不会被人在意的所在。也可能正因适合藏匿和隐蔽，1938年9月，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从山西五台松岩口转移到了花木，在这里，白求恩大夫曾经用最简陋的器械，夜以继日地救治伤员。资料显示，

先后有五千多名八路军伤病员在此住院治疗。

前些年，平山拍摄《平山记忆》大型纪录片，花木村一些知情的老人们面对电视镜头，深情地回忆了那个难忘的岁月：那个冬天特别冷，为给八路军伤病员取暖，当时只有百十口人的小山村，烧光了多年积攒的所有柴草。那时候药品少，吃得也赖，听说伤兵医院有一些重伤员没有救活。为了让这些打日本鬼子的英雄们体面入土，按咱村风俗，为牺牲的战士都打了一口薄木棺材安葬。全村胳膊粗以上的树全砍光了。后来好几年，我们打柴都跑十几里外。

这些年，花木村响应上级号召，封山育林，大搞绿化，一万多亩的山场全部被林木所覆盖。包括一个主村和两个自然庄，阳面以刺槐为主，间有其他杂木，阴面满坡油松侧柏，四季常绿。平山县委、

县政府为牺牲在花木的无名烈士竖立的纪念碑，就矗立在村东苍松翠柏之中。

草解人情，花惹人爱。解开了历史的一些谜面，知晓了花木的故事，我对花木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更加热爱。我特别崇敬这里的花草树木，在我看来，它们是抗战英烈不朽生命的延续，每棵都是有灵魂的。我认真倾听花草树木发出的呼喊，和它们共同回忆战争年代的点点滴滴。它们也和我互相感应，诉说着信仰不灭，初心永在的话题。

人有意，树有情。人们辛勤耕耘、春种秋收，与大自然越来越亲近；树们春天长叶，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冬天作薪。人类众生所共同做的一切，都是那么心甘情愿。

农历四月的花木村，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美丽景色不亚江南。我深深感到：拥有花香的土地，是充满希望的土地；拥有鸟鸣的世界，是最美丽的人间。



六月的麦田 融 千 摄

◎艺苑散墨

少年的月光

□王宗坤

1985年9月，我步入泰安师范学校，正式成为一名师范生。由偏僻乡村进入城市，对当时不满十六周岁的我来说绝对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件。除了事关考学被初中班主任老师带着来过三次泰安，之前我从未进入过任何一座城市。

一年级上学期的某个周六下午，临铺吴同学让我帮着上街买皮鞋，他用自行车载着我，我们在百货公司挑了一双三接头皮鞋，付完账走出来，他把装新皮鞋的纸盒子紧紧抱在怀里，舍不得把它交出来，央求我来骑车载他。回到宿舍，吴同学迫不及待地开始换新皮鞋，往左脚上穿的时候发现有些不对劲，怎么用力也套不到脚上，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两只鞋不是一双，它们是顺脚的，都属于右脚……

之所以把这些陈年旧事翻出来，我肯定不是在讲笑话，这是发生在我和我的同学们身上的真实故事。时至今日，那段逝去的岁月在我心中还如此鲜活如此美好！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直至后来我读到了一篇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作者归结为，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充满着理想和情怀的年代。可我感觉这些大词离当时的我们非常遥远，作为个体，我们只是，也只能是时代大潮裹挟下的细小浪花，我更喜欢用：青涩、真诚、单纯、理想这四个词来概括。

几十年来，我脑海中一直盘旋着这样一个场景：农历八月或九月，圆盘般的大月亮肥嘟嘟地斜挂在浩瀚的天宇，白亮亮的月光一层层地由远处的泰山，逐渐伸展到眼前低矮婆娑着的虎山，一直沉甸甸地往下坠，在地上汪洋恣肆。虎山水库里面充满了月光，在水面之上，流动成了薄纱般的轻舞。我跟同学德来、风斌偶坐在虎山前面的一块大石头上互诉衷肠。是的，三个男同学在互诉衷肠，甚至比恋人之间的倾心交流还要更抵达心灵深处的真实。那晚我们似乎都毫无保留

地说出了自己内心最底层的隐私，我说了自己不着边际的梦想，风斌坦诚了自己暗恋着的女孩，德来跟初中的某位男同学友谊最深，遗憾的是这位同学未及毕业就去了东北……还有一个细节，至今想来仍然觉得非常有意思，不知是谁提议，我们要毫不保留地指出对方的缺点，以利于当事者更好地成长。

这个时期我们应该是刚刚形成吃饭互助组不久。吃饭互助组是我现在的总结，同学们熟了之后，一般都会在买饭时找个搭伙的，相互照应一下，以两组合为最多。那时候的泰安师范学校没有餐厅，我们都是在食堂买好饭回宿舍吃。宿舍也没有专门餐桌，下铺的同学有些是借着床头的小柜子用餐，我睡在上铺自然没有这个便利，开学后的很长时间我都是坐在下铺床上端着饭盒凑合，这样往往得手忙脚乱，不是撒了汤就是把馒头掉在地面上。德来虽然跟我是错对着的下铺，但他并没有享受到小柜子的实惠，可下的铺毕竟方便一些，一般他会坐在自己铺位的另一头，把床垫掀起来将饭盒放在床板上用餐。后来他邀请我加入了他自创的餐桌，我们开始一起借用他的床板吃饭。

风斌的加入应该与一次洗澡有关。学校没有公共浴室，天气转凉的时候，在院子里的水池子边冲洗已极不方便。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德来却神秘地说到要带我去洗澡，我本来也对洗澡充满了好奇，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进过澡堂子，可听说要越过林校操场，要走很远的路，还要花钱买澡票就本能地拒绝了。那时我们家的日子并不富裕，比我大五岁的二哥还没找到对象，父母正在举全家之力准备给二哥盖新房子。

那天下午，德来跟风斌一起去了林校澡堂，晚自习的时候看到德来那红扑扑的新鲜面容，我羡慕得不得了，问了好多问题，比如澡堂子格局，人多不多，洗澡程序之类。德来和风斌有了这次“赤裸相见”，原来单溜儿的风斌很快就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三个围在德来掀起的

床板上吃饭非常勉强，只好把躺在西墙黑板下面的那块废弃的水泥板收拾干净，又从外面找了几块砖头把它支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水泥桌。有了正式餐桌之后，原本在讲台旁边凑合着吃饭的国平也随之加入进来。

二年级上学期，我开始参与校刊编辑工作，在三楼楼梯间有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德来在秋季运动会上获得了十公里竞走亚军，成了学校重点培养的体育尖子，时不时要参加学校或省市组织的集训和比赛。风斌进了学校的合唱团，每有文艺演出需要反复进行排练。国平也在这一年被选为班里的体育委员，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四个在课余时间都有事干了，吃饭互助组的好处也就更加凸显出来。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比较长，有差不多两个来小时的样子，学校一般会把文体活动安排在这个时间，有时忙起来，就很容易错过饭点。我们四个同时去食堂打饭的状况很难保证了，往往是，只有两个或者三个去打饭，有时甚至也会只剩下一人拿着所有饭盒把四个人的饭打回来。尽管饭菜不如之前是自己完全想要的，但无论忙到早晚，总会有口饭吃，不至于饿肚子。

但四人行的道路走得也并不完全顺畅，国平家庭条件比较好，又有一位在泰城工作的姐姐，有时会做些好吃的给弟弟送过来，他总是把那些好吃的拿到那个水泥餐台上让我们共享。德来参加集训时，会有一些伙食上的补助，有时是一块牛肉，有时是两根火腿或者几个煮鸡蛋，他同样会把这些食物贡献出来。我也瞥了一眼，那应该是进入三年级快到元旦的时候，我提议我们出去撮一顿。为什么会有这个提议，是因为我刚刚得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酒足饭饱，我们四个来到街上，沿虎山路回学校，一路欢笑无限，那晚的月光同样很亮，带着清冷与茶蘼的光芒。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走向社会的我们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我内心里，太看重当年我们的那份纯真的友谊了……

麦浪

□马连山

海一样的盛景 金黄色的波
筑起层层浪 熟悉的声音
麦穗摩擦的沙沙中
壮美成一首歌
回荡在农家喜悦的心上

晨风清凉 我听见
麦桔拔节的声响
还有布谷鸟远处的和唱
金穗舞动 绿叶鼓掌
饱满的籽粒向阳
沉重到压弯腰身
点头致意呈现丰盈

滚滚麦潮涌起热血
沸腾的麦田是家乡的希望
燕的翅膀仿佛是父辈手持的镰
族飞成一道光芒
夏日又品到咸咸的汗珠
苦涩的滋味是一代人
勤劳榨出的甘露

路边的牵牛花开成了串
地黄吹起了喇叭
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白云下
起伏成一片汪洋

六月的麦田

□魏有花

热情的南风
吹动金色的浪波
折射出闪闪发光的金光
这是六月
麦子成熟的意向
麦穗膨胀 炸裂的脆响
迸发出醉人的麦香

麦浪金黄的面颊
涂染出季节特有的色彩
走在六月留香田埂上
听麦浪高亢的歌声
在故乡的天空飘摇
看流金溢彩的旗帜
飘扬成金色的礼赞

金色的麦浪
从父辈期许的目光中飘出
飘过小满 抵达芒种
一路高歌涌进农家的院门

弄潮儿

□李玉法

驾一叶扁舟
浮沉在岁月的长河里
舟里载着的是颠簸的人生

航进的路上不总是一帆风顺
生命里，或许有浅滩暗礁
征途中，处处是汹涌波涛
来不及骄傲 更无暇退缩
信仰告诉我，绝不能随波逐流
所以，我坚信
初心是不竭的源泉
时刻催生着力量
希望是不灭的灯塔
永远指引着方向

一支桨划出梦想
一支桨划出幸运
一支桨撑起一方天
一群追梦人 用生命激起飞浪三千